

乙亥仲夏

子華子醫道篇注

蘭村署

子華子醫道篇注自敘

醫者道也非術也子華子著醫道篇不曰術而曰道其於理身治國家天下無以外是矣然吾謂三代以上醫以道鳴由漢唐以至宋元之醫以道鳴且以術鳴也由宋元以來則醫之以術鳴者多而以道鳴者不數數觀也何以言哉漢書藝文志醫經七家黃帝扁鵲外今皆無傳就其所謂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者不問而知爲以醫鳴道者也周禮醫師養四時之疾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九竅九藏以知其動變鳴道也左傳秦緩論膏肓醫和詳六氣

鳴道也太史公傳扁鵲稱其能視見垣方人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治病不以湯液醪灑鑱石撝引案扠毒熨亦無非鳴道也故曰三代以上醫以道鳴漢文帝時淳于意受公乘陽慶之學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建安時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卒病論十六卷華陀中藏經人法天地陰陽大要脈要生死要五藏六府諸篇皆能貫通靈素上接軒岐以道鳴也晉王叔和著脈經自岐伯以逮於華陀凡經論要訣百病根源靡不賅備

皇甫謐撰甲乙經編次鍼經素問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同歸事類相從以道鳴也抱朴子以道家而爲肘後方陶隱君以丹道之餘而著名醫別錄以道鳴且以術鳴也孫思邈千金方平脈鍼灸明堂圖皆不戾於道翼方論傷寒發明仲景王燾外臺宗病源祖千金雖奧義無多然時有古醫載道之言見於他說故曰漢唐之醫以道鳴且以術鳴也宋元以來若劉守貞玄機病機源病式頗能發明經旨究極本源若張若李若朱則應時而生得聖人之一體以補其偏而救其弊所謂具體而微者也明清兩代獨薛己張介賓黃元御三家能於

素靈難經編絕簡垢闡發尤多外如俞昌葉桂徐大椿之倫固所謂卓然大家也俞葉應時而生發揚溫氣徐雖有難經經釋之作可謂知本顧其是內而非難所見未免稍偏餘如陳念祖陸九芝吳塘王士雄輩則時醫也下此諸家雖問病處方亦往往爲人已病然究不知病之所以已病之所以不已此急就篇所謂醫匠道與術皆無聞焉故曰宋元以來之醫以術鳴者多以道鳴者少也世風日下醫道日沈則生民之禍日亟豈不大可懼哉子華子著醫道篇不曰術而曰道駸駸乎與素靈爭烈矣以之治國家天下猶之可也今讀醫道篇太

陽少陽太陰少陰及五行之論則內經陰陽八正天元五運六旨氣交五政六元九宮八風之提綱也讀醫道篇五方五神之說則內經方宜海論經水諸編之凡例也讀醫道篇腑臟血氣空竅關鬲十物三氣之說而精究其理則內經之藏象經絡氣府氣穴骨空師傳通天天年營衛諸篇之菁華會其極則天真調神丹經釋典孔墨之元精骨髓率皆包孕而無遺也豈非道哉惜醫者不能聞其說道者不能舉其名道籍當前塵封百世可慨也夫吾爲此注俾讀內經者以爲之導尤望當世之篤志於醫者以道鳴毋以術鳴也故厯舉古代之爲

醫家言者觀縷陳之如右不嫌於夸也乙亥重五張驥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較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來賢儒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故府傳記之書性闔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

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
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
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
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序非子故所
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
存誠養操不苟於售惟孔子然後知賢齊大夫晏平仲
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
以權譎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答卒以不
遇可爲酸鼻謹錄目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傳

子華子姓程氏名本字子華晉大夫趙氏家臣程嬰之孫也嬰本程伯休父之後休父當周宣王時爲大司馬封於程後遂爲氏焉及晉靈公之世趙氏盾爲晉上卿當國盾之族子穿弑靈公盾不能討晉人歸罪於盾景公立會盾亦卒司寇屠岸賈謀於眾曰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其後大夫韓厥止之賈不聽遂殺盾之子朔盡滅其族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旣

而朔妻免生男即文子武也賈聞而索之杵曰謂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曰曰子爲其難我爲其易者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裸匿杵曰家嬰乃詒諸將曰嬰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兒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曰曰曰小人哉程嬰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忍乎抱而呼天曰趙氏孤兒何罪將遂殺杵曰與兒嬰乃得保孤兒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值晉景公病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孤兒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公問趙尙有後乎厥具以實告遂召孤兒武立之

殺屠岸賈嬰謂孤兒武曰昔我不能死以思立趙氏後耳今子旣立趙宗復我將下報趙孟與曰武號泣止之嬰不可遂自殺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祀之世世不絕子所謂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者是也武卒子成嗣是爲景子成卒子鞅嗣是爲簡子子華子實當其世子生而賦性闡爽博學能通墳典丘索故府傳記之書善持論顯於當世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

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
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嘗適郊歸遇孔子於途
傾蓋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贈以束帛稱曰天下賢
士恆隱居於苓塞存誠養操授學門弟子不苟售於諸
侯簡子聞其賢將用之使使者將幣以聘爵以執圭時
簡子戮竇鳴犢斃舜華逃吾丘鳩子孔子赴其召至河
聞之而反子華子知其不可應也再拜其使而再辭之
將聚帑以行其弟子北宮意強之卒見簡子簡子再拜

而迎之請致戎邑於子華子子華子固辭而歸明日遂去趙適齊簡子不說燭過謂簡子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置也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以兵至苓塞則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再拜以肅使者於庭而授之書微露其所以不就簡子意其情切其辭婉簡子得書讀之心媿召其子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彼吾且死汝必反之勿忘也無恤曰諾子華子居齊齊景公亦不能用與其大夫晏嬰爲友交相善也居無何簡子卒子無恤

嗣子華子乃自齊歸已老不復仕召子元而訓之曰吾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吾姓之所宗事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而無匿挺挺而不同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我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爾小子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及智氏之難襄子失國乃東遷於邢程氏蓋盡室從之也故子華子卒葬於吾邑之西鄙而今有墓存焉其後世裔孫祀之歷世不絕當其時其及門弟子有北宮意陽城胥渠留務茲公仲承季沈諸子共相綴記其平日論議問答之言暨其出處行事緝而成書曰子華子二十有四篇略

無次序逮秦始皇帝下焚書之令程氏後裔爲石函秘藏其書得不滅於煨燼及漢光祿大夫劉向典校經籍於天祿乃去其重複者凡十有四篇定爲十篇繕寫以上布之中外今其書行於世贊曰子華子之能賢其氣數然邪彼士紳起寒素顯登名位人將曰此其先世隱德有報施也趙氏且斬嬰竭力保孤兒復趙氏且以死報主此其隱德實難乃其後有子華子稱天下賢士宜哉